■責任編輯：張岳悦 2015年10月26日(星期一) 香港文匯報WEN WEI PO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生活語絲

吳康民

# 病房隨想

因病住進了公立醫院。

公立醫院的普通病房，每晚費用是一百元，但私家病房，每晚卻要一千八百元。子女們都說住私家病房好了，我想也不過是住上兩三天吧，不必這麼破費，將就一下就是了。

但普通病房的確吵鬧和令人不安，冷氣太冷，燈光又太亮。病人的呻吟和叫喊，看護和後勤人員的大聲叫喚，弄得一夜不得好睡。

醫院的例行檢查又十分繁複，三天住院，抽血和驗血不下十次。此外要吊鹽水，心電圖等檢查頻繁。正常的生活規律被破壞了，睡不好，不能洗澡，沒有大便，顯得「周身不自在」。

於是翌日請假回家休息，得醫生同意，過一天再入院便是。年老力衰，經這幾天折騰，睡得不好，茶飯不思，人又像老了幾歲。老年人最怕生活秩序混亂，因為適應性弱化。離開家中，總覺得一切生活習慣打亂了，很不自在。

俗話說「狗竇好過龍床」，就是說，家裡即使一如豬狗的住所，但因住慣了，總好過皇帝的寢室。這是一個極端的比較。但對老年人來說，的確是這樣。習慣了的生活環境，便是最好的。住慣的、睡慣的地方和臥床，也會是最好的。這是個人的感覺，並不是客觀的標準。

況且醫院，如果不是特別舒服的私家病房，實在是一個可怕的環境。各種病人集中在一起，病痛和呻吟，都令人有不可理喻的畏懼。我沒有住過監獄，相信除了監獄，最可怕的也就是病房了。

我常常暗忖，有一天將要「大去」，就在睡夢中告別這個世界好了。不可纏綿於病榻更長的日子，既麻煩親友的擔心和照顧，也增加自己的痛苦。世界各地都對「安樂死」有許多爭論，我卻是贊成「安樂死」的一位。已經不可救藥了，何必讓人痛苦地掙扎在病榻呢？

淑梅足跡

車淑梅

# 「文望高」醫生

很多次當我參與傷健朋友的演出晚會，他們都會因請到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醫生主禮而高興，但最感動的是局長偶爾會支持到節目結束。「我喜歡這些晚會多過衣香鬢影的晚會，況且他們身體不方便也努力表演，只要不用趕下一場，我一定留下欣賞。」

局長經常強調自己出身草根階層，只想跟父親一樣當文員。後來因家人體弱多病，到政府醫院求醫，當年經歷並不好受，於是姊妹立志當護士，他則要當醫生一心改善醫療運作。他選擇骨科是因為遇到一位愛挑戰同學的導師，就是不服輸的精神使他愛上溫習迎戰！加上骨科是最透明的，駁骨手術是否成功，×光下無所遁形。

高醫生一直以為自己的身體比家人健康，直至二零零七年，他參與了苗圃行動雲南助學之旅，就在香格里拉一間酒店內，半夜頭痛欲裂，吃盡為隊友帶的藥物，甚至為自己打了針，依然無效。他明白今次大件事，立即訂下私家醫院手術室，飛返香港接受手術，果然不出所料，高醫生的腦下垂體有良性腫瘤。相隔八年了，已痊癒了嗎？「沒有。一般惡性的五至八年沒有復發，已算康復，可是良性的必須每年檢查一次，它有復發的可能。」

他沒有將腫瘤一事掛在心上，時刻投入工作。我發覺他有個小動作，就是不時會將雙手向前屈曲，掌心向着自己。「這是職業病，醫生在手術室內的固定動作。」當醫生真有很多專有習慣，例如短速的睡眠，就算十五分鐘也會爭取，否則連十五分鐘也沒有了。現在出任局長，睡眠時間可有增加？「我還是習慣早起，星期一至五八時前回到辦公室與同事開會，準九時見特首，行程緊密。」那可有時間沖泡最愛的功夫茶？「在辦公室內喝一口功夫茶，已是這廿多年來的習慣，為了加快泡茶的程序，我用上小杯，一切從簡。遇上有機會，我會為同事泡茶，一盅濃茶在手，思路也會強化。」

局長可會擔心鉛水影響茶質？「雖然香港水質在入屋前是優良的，但也鼓勵大家煲滾水飲用。可惜鉛不會因水滾而消除，鉛在人體內是沒有好處，只有少量排出體外，對成人影響不大，不過家長擔心孩子的發育成長這個問題，我們絕對不能忽視。」局長事事關心，印證了「適合的人放在適合的位置」，難怪他一直民望高企，又名「文望高」了。

到底他喜歡當醫生還是局長，他直言愛當醫生。外傳下屆特首是「馬拉松」和「馬拉高」之爭，「真要多謝大家，這是你們對我的肯定，不過我從未有這種想法。」其實，我想人到無求的高醫生可能更愛當潮州美食大使：「我愛吃蠔烙，是加薯粉的，鬆鬆地煎，不能似一塊意大利薄餅。另外，媽媽那道家鄉鹹鮮魷魚餅蒸豆腐，簡直一絕，我已教識了那間相熟的潮州食肆，保證不會失傳，我放心了。」這位潮州好漢真不賴。

局長成功之處，就是不求官場的名利，以一顆赤子之心，不盡信專家，更顧及人們的情緒和感情，化解一次又一次危機，這正是政治人才的優點。

■高局長事事關心，民望高企。 作者提供

琴台客聚

潘國森

# 娟姐三大神曲

整理雜物，找到一批唱片。當然只是可以在電腦播放的光盤（香港人稱為光碟）而不是黑膠唱片，再「上一代」的卡式錄音帶則早已因為沒有適用的唱機而成為半廢物了。

原來已經多年沒有購買這類光碟唱片了，較近期入貨的多是粵曲唱片，香港有甘明超的南音、周頌雅的星腔名曲，和內地失明唱家伍永佳的作品。

還找到兩張國語金曲雜錦，多是台灣名家演唱，看看發行年份，已是一九九五年。當中美黛、紫薇翻唱許多筆者喜歡的舊歌，但當年對兩位全不認識。最近真金白銀買的卻是復刻蔡幸娟早年其中一張《回想曲》唱片，因為在網上聽免費曲太多，理應捧一捧場。娟姐（這是大家對她的敬稱）初唱國語小調歌曲，就是從紫薇唱紅的《回想曲》開始，後又曾翻唱美黛的《意難忘》。這唱片是娟姐初出道時二十歲左右的作品，唱功雖然已很出色，感情與力量都不遜於許多前輩名家，但是跟前幾年較今天活躍於歌壇時比較，難免顯得稚嫩了些。

還有「蔡幸娟日本歌迷會」岡部敏昭先生自製的兩張光碟，都是從互聯網上面下載，清一色是娟姐於二零零五年至二零零八年在《台灣望春風》節目演出的精華片段。那是二零一三年參加娟姐的慶生會（慶祝生日之謂也，是台灣那邊的流行叫法）時，岡部先生帶來的禮物，所謂「秀才人情紙一張」。既然娟姐將上世紀三十年代以降，國語時代曲壇所有歌后級前輩的名曲都翻唱了八八九九，而且都不遜於原唱者，於是以之入文，奉贈對聯。上聯是「幸福嬌娃，千曲仙音傳四海」，下聯則是「娟妍歌后，三旬巧藝詠鈞天」。

我常以為，娟姐演出的聲、色、藝已臻頂峰之境，但是據「消息人士」所講，娟姐本人自評此後還有進步，那真要拭目以待了。一段時間沒有「歌功頌德」，為一眾娟姐最忠實的擁躉圖個高興，還是要再寫點新的樂評。這一回要品題娟姐三大神曲，選擇標準當然按本人的喜好。

第一位是《回想曲》，單論唱功則紫薇阿姨完全沒有換氣聲，比娟姐還有輕微呼吸聲稍勝一籌，不過感情方面則不一樣。紫薇的唱法似置身事外說故事的說唱人，娟姐卻是全情投入，聽眾與觀者必會認定，她本人就是曲詞所講待字閨中的那位佳人。其嬌羞與矜持，令我想起少年時國文課讀過的一篇文章，即傅庚生的《深情與至誠》。

第二位是《雨的旋律》，此西曲中詞，是鄧麗君原唱？待考。此曲娟姐唱出活潑少女對感情患得患失的情懷。想必因為娟姐保有一顆赤子之心，養了娃娃之後唱屬於少女的歌，仍然非常可愛。

第三位《天上人間》，李麗華原唱。娟姐的唱法卻似一個幼兒教育工作者（小學或幼稚園的老師），對小娃娃循循善誘。難怪有不少歌迷人到中年，在娟姐面前還是孺慕似小孩。

我選這三首歌，完全主觀，歡迎批評指教。娟姐的歌，用深情與至誠演唱，有詩三百篇的風度，就算原曲背後是個哀怨悽楚的故事，也是「哀而不傷」；甚至翻唱「妖姬」的名曲，仍是唱出乖乖女的韻味。此余所以拜服者也。

百家廊

王大慶

# 舊衣回收應立項

家中二次裝修，整理出幾堆不穿的舊衣，有毛呢大衣、毛線衣、學生裝等等，如何處理成了頭痛的難題。

這些舊衣大多有六七成新，質量可以，主要是過時了，也有的未過時，只是不合身。以前，家中不穿的舊衣服盡可以送給鄉下親戚。那時候，鄉下親戚上街帶點大豆、花生之類的土特產來探望我們，款待他們後就找出一些不穿的舊衣服送給他們當回禮。臨走時他們都是笑容滿面，一副很知足的樣子。可時至今天再送他們舊衣服，他們就覺得你是小看他了。

去年曝伏時，我打電話給鄉下的老表，情真意切地讓他順便時到我這裡來選一些舊衣服回去給兒子、老婆穿，說這些服裝都有七八成新，式樣也不錯。沒想到他在電話裡很不高興地回我說，他家的舊衣服也多得沒處放，也想選一些比較好的衣服捐贈給貧困山區，但苦於沒有接收單位。

送人送不掉，放在家裡又擠佔箱櫃，看來，只有當廢品處理了。便去物管處借了兩輛手推車，將舊衣服打成包，與妻子一人一輛推向舊衣服回收站。原以為這幾百斤五顏六色的半舊衣服總能賣上百元，誰知卻一律按每市斤五分的價格回收，連兩條棉被在內也只給了二十元，氣得妻子臉發白，說這些半舊衣服連廢紙價都不如，還不如拋到垃圾桶裡算了。我說，這何苦呢？倒進垃圾桶你一分錢也得不到，還增加了環衛工人的勞動量，就給這回收站算了。回收站老闆看着我妻子氣急敗壞的樣子也發笑，說上面價格給得低，我們回收價格也就低，現在廢品裡最不值錢的就是舊衣服。

儘管這麼多半舊衣服廉價給回收站有些惋惜，但也無奈，這不是古董，放在家中會增值。況且，衣服的淘汰率最高，中老年人還好些，年輕人幾乎年年購時尚衣服，有些衣服穿了一兩次就不穿了，家中衣櫥空間有限，你不處理掉舊的，新買的衣服就沒地方放。

以前生活水平不高時，人們處理舊衣大多是改製，衣領破了換衣領，袖子壞了換袖子，不能拼接的布條做成拖把，布片做抹布，最後剩下的碎布賣給回收站，那時的碎布回收價是八分錢一斤，在當時月工資只有幾十元的年代，這回收價還算是合理的。想不到改革開放後，人們的生活水平顯著提高，這廢品的回收價卻大幅度降低。不過也難怪，物多價低，物少價高，這種定價原則同樣適用於廢品。現在的課題是如何科學處理舊衣服，讓它能物盡其用。

從韓國留學回來的麗麗在一次聚會時對我說，韓國人的家中有個分類的袋子，專門放不要的衣服進去，這些衣服不但要摺疊好，還要洗乾淨。每個小區兩個月都有一次跳蚤市場，就是廢物再次利用的機會，想買賣舊衣服的都可以去那裡交易。另外，也可以捐贈給「美麗商店」，這是一個以接收舊衣物捐贈，再回收利用為主營業務的慈善超市，共有數百家分店，遍佈韓國各大城市，年接收捐贈的二手衣物有一千多萬件。「美麗商店」的運作模式是提倡人們捐贈閒置衣飾、物品、傢具和書籍等，經處理後再次低價銷售，銷售收入除去成本開支外全部作慈善用途，並定期公佈。「美麗商店」出售的二手服裝都經過消毒處理，每件售價約為五至十元人民幣，最好的也不過二十元左右。

韓國這種處理舊衣的模式我國也可以借鑒。事實上，處理舊衣除了開闢跳蚤市場自由交易，建立「美麗商店」接受捐贈低價出售給需要的人外，還可以成立專業回收公司，在全國各大中小城市的社區物管處設置舊衣回收箱，方便捐贈者將不穿的舊衣服放進回收箱，由專業公司統一收集分類處理。如比較完好的棉服、羽絨服、呢絨服等通過沸水滾煮、臭氧消毒、熨燙等消毒過程處理後，可通過慈善機構捐贈給貧困地區。一些毛衣類經過消毒後可送到社區愛心編織社，讓愛心媽媽們利用這些毛線重新編織，然後捐贈給有需要的人。還有一些比較新的夏衣，用同樣的方式整理消毒後，可以直接捐給非洲、中東等熱帶的難民。無法再穿的破舊衣物，經過分揀後，集中進行纖維化處理，製成無紡布、再生手套等，一些純棉面料纖維化後還可以用於加工服裝。如果舊衣能得到有效利用，將為環保減排作出非常大的貢獻。對於服裝業年產值高達一點五萬億元的中國市場而言，舊衣的循環利用是一座尚未充分開發的「富礦」，需要我們認真地去開發和利用。

然而，由於宣傳力度以及對舊衣回收利用的重視程度不夠，目前舊衣回收很不規範。有些企業打着收舊衣的名義，只管分類不管去處，有的甚至包給了小販來做，而走街串巷的小販不僅收購市民的舊衣服，還從垃圾桶裡去撿被污染的舊衣，並流向了不衛生、不規範的地攤。這種廢舊衣物在毫無社會責任約束的情況下，無序流向其終點，這其實是一種有害的行為，並沒有做到資源的合理再利用。

讓人稍感欣慰的是，近兩年來，一些大中城市已開始建立專業規範的舊衣回收公司，試點將舊衣回收箱直接搬進社區，方便居民捐贈。然大多小城市居民想捐贈舊衣仍然無門，只能幾分錢一斤賣給收廢品的小販，任由他處理，不但可惜而且讓人不安。因而有必要將舊衣回收立項為政府為民辦實事項目，在全國各城市社區都設置舊衣回收箱，方便捐贈者放置舊衣。同時，還需要有一定的監管措施，讓老百姓放心，把實事辦好。

翠袖乾坤

余似心

# 女人千萬要靚

隔壁部門一位專責與客戶打關係的女同事，每天都打扮得漂漂亮亮，一把捲曲長髮好有女人味道，臉上妝容清淡切合身份。她穿的不是什麼名牌，但總花上心思去配襯衣物，有時色彩鮮艷，令人眼前一亮。在繁忙的辦公室每次遇上她，就像看到活動的藝術品，我是女人也會抱着欣賞的心態多看她兩眼，心情因而感到特別愉快。

其實女同事已是兩子之母，一點媽媽味也沒有掛在身上。她的理論是：「我每天代表公司會見客人，我認真打扮，客人會覺得受尊重，也會覺得公司重視他們。」她又說：「每天打扮得整潔漂亮，人便顯得容光煥發，精神奕奕的，自己的心情也會分外輕鬆。」「既然身為女人，有着扮靚的權利，為何不好好使用？」

女同事說的是，打扮無須花枝招展，有沒有花心思，旁人是看得出的。大家或許聽過一句話：「世上沒有醜女人，只有懶女人。」說的是縱使資質平凡的女人，只要願花時間和心思去保養自己，護膚、做運動、不暴飲暴食、乾淨整齊，打扮恰如其分，這樣的女人一定會讓人看得舒服。

見過一些在跨國公司管理上萬員工的女強人，平日上班甚至會見記者，也樸素得像去超級市場或家居會客，疏於保養的容顏看上去較實際年齡要大。在多倫多曾有一華人女政客參選，但她堅持以一頭灰白直髮示人，這蒼白的老態掩蓋了她的幹勁，注定失敗，事實也如此。

有一位六十多歲的女友，一直從事形象顧問，認為女人千萬要靚，她的理論多多：「別以為年長了便不好意思打扮得太花巧，歲月是心境，身上多點色彩，心情自然年輕」；「別太拘泥年歲，覺得美麗的便穿上身」；「謹記要穿上較自己年輕十年的衣服，這樣人便顯得更青春」；「自己也覺得漂亮，自然有自信」！

七嘴八舌

小臻

# 文化藝術加速「走出去」

曾幾何時，中國的文化、表演藝術完全依賴國家資源支援發展。隨着國家向市場經濟的方向發展，愈來愈多的文化、表演藝術都非由國家投資，像電影電視製作、畫畫藝術展覽、中小型博物館等，不少是私人擁有。藝術走向市場經濟化也是必然，開拓市場，作品與市場掛鈎成為藝術家必修科。

最近睇到兩個有關推動表演藝術與國際接軌的活動：「世界著名電影院校校長論壇暨第二屆電影教育國際論壇」在京舉行，來自二十九個國家和地區電影院校的三十位校長雲集北京探討中國電影；本月中「第十七屆中國上海國際藝術節演出交易會」在上海舉行，中國政府提出將文化產業「走出去」作為發展戰略，即見各地有行動。有人更預料習主席外訪回來後，中國的文化藝術產業將會更蓬勃，實現中國文化價值體系的推廣及其軟實力的提升是必然做的事。

文化藝術產業中，電影、演唱會這類大眾化娛樂最早適應市場化，而且已經踏上「走出去」的路。表演藝術強調身體語言，隔膜易打破，所以荷里活電影、韓國劇、韓星音樂會輕易「走入來」，而中國的電影走出去勢頭也不錯。來京參加「電影教育國際論壇」的有美國南加州大學電影藝術學院院長、美國電影學院院長、英國倫敦電影學院院長等，共議電影發展與電影教育經驗。反映了中國電影已在世界舞台佔有一席，這當然與自強有關。據統計，今年中國電影總票房已逾一百七十五億元，較去年同期增長近百分之五十五，其中國產影片達八十五點八億元。中國電影市場的快速擴容與迅猛發展給世界電影產業帶來驚喜，今年正值中國電影誕生一百一十周年，培養專業人才的中國電影頂尖學府北京電影學院建校也六十五周年。網絡時代下，中國微電影發展極活躍，難怪外國校長對中國電影史表現出濃厚興趣。

另一個「演出交易會」則把互聯網思維引入藝術演出交易，感覺很有新意，影視劇買賣交易常見，話劇、舞劇交易平台實在不多，而且可以「網購」，相信香港相關部門想也沒想過哩。

交易會依託上海國際藝術節，建立了大數據庫，參與的賣方可自主上傳項目至網站，買家也可提前選擇意向節目並預約賣家於交易會期間洽談。當天簽約的許多買家就是先期在網上觀看了視頻和介紹，而敲定了演出意向，切實提高了項目洽談成效。交易會同時還舉辦內地「走出去」項目和海外項目視頻選拔推介會，由買家代表票選出的十個意向節目，將對現場所有買家作視頻推介。著名藝術家譚盾的微電影交響樂史詩《女書》、楊麗萍的作品《十面埋伏》、還有李六乙、吳興國、葉錦添的作品等六個項目，分別與捷克布拉格之春國際藝術節、英國沙德勒之井舞蹈劇院等不同的藝術節和演出機構簽訂協議。

今年交易會的國外參會機構已超過一百三十家，推介演出總數六十七台，買家多達七十餘家，美國肯尼迪藝術中心、英國沙德勒之井舞蹈劇院、歐洲藝術節聯盟、澳大利亞澳亞藝術節等重量級買家已連續兩三年參會。交易會為文化產業「走出去」戰略的實現提供重要的平台依託，將為中國文化品牌的樹立以及擴大市場份額起到重要作用。

不知香港國際藝術節又會否效法，為香港藝術團體尋找走出去之路。香港文化產業發展勢頭與內地相反，表演藝術市場細，愈來愈不是外人爭取的目標了，沒有市場就沒人肯投資，惡性循環，再不想辦法行業就會萎縮。

網人網事

狸美美

# 天平上的「黃金時代」

最近的國際看點之一，即是習近平主席對英國進行的首次訪問。儘管當事各界對中國的接待無微不至、豐富多彩、極盡豪華甚至「全面開放」無以復加，但小狸以為，雙方首腦對這次訪問所進行的歷史定位才是「看點中的看點」。

據小狸觀察，是英國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九月二十日抵京出席「第七次中英經濟財金對話」活動時首先出口「黃金」二字的，當日的英國《金融時報》網站曾有即時報道：「奧斯本抵達北京宣告中英關係『黃金十年』的開啟。」幾乎與此同時，英國駐華大使吳百納在談及習主席即將對英國的首次訪問時，也曾強調說，這次習主席專程訪英一國，「證明了英中兩國的關係確實處於黃金時期當中。」及至最近的十月十八日，即習主席即將赴英展開四日行程的前夕，英國首相卡梅倫在接受中央電視台採訪時說得就更明確了：「對中英關係來說，這將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刻。目前，中英關係態勢良好，我們的關係處於『黃金時代』。」

這是小狸所見定位當下中英關係為「黃金時代」之發端。於此「青眼有加」的人，當然不只小狸一個，此前十月十四日美國的《華盛頓郵報》曾刊載一文說：「『黃金』當然全部來自中國，其形式是英國所熱切希望的基礎設施投資。而倫敦在其中扮演的是一個謙卑、不予批判的懇求者，絕口不提人權等問題。」這位美籍未名作者顯然是「青眼」有失而「白眼」居多，他接下來所言就更是令人「莫名其妙」了：「今年三月，英國與美國分道揚鑣，成為首個宣佈加入中國主導的亞投行的歐洲國家。一位匿名的高級官員表示，這一決定『幾乎沒有徵詢』美國的意見……」

小狸認為，那意味深長的一刻，也許才是中英關係開啟「黃金時代」的真正發端。但於此具歷史意義的國家大事，小狸說的當然不算，還是得習大大說了算數。也是在赴英訪問的前夕即十月十八日，習近平主席在以書面形式答覆路透社提問時表示：「英國表示願作對華最開放的西方國家，這是一個明智的選擇，也完全符合英國自身的長遠利益，」接着，他進一步表示：「這可能是中英雙邊關係『黃金時代』的開端。」

小狸於此感到，在這個語言匯合點上，中英關係的當下定位也許才算明晰異常了。這裡所說的異常，僅從中國一方來說，不僅意味着對英的巨大投資以及高鐵、核電站、基礎設施建設等，而且表現在「馬雲被聘為英國首相卡梅倫的商業顧問」以及「就在國家領導人抵達英國倫敦進行國事訪問的同一天，加多寶、格力、茅台、中廣核等中國名牌聯合在《金融時報》公開刊登廣告表示祝賀」！

祝賀百多年來的中英關係史，終於在歷史的兩端取得了平衡。這不僅是「日已落」帝國的黃金時代，更是我泱泱大國「振興中華」的黃金時代。